

满铁与九一八事变

郭铁

内容提要 九一八事变是中日两国近代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满铁”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竭力鼓吹、怂恿日本政府以武力解决所谓满蒙问题,其中“满洲青年联盟”所起作用最为恶劣。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满铁又不遗余力地运送大批关东军作战人员和军事物资,修复被中国抗日志士破坏的铁路桥梁,为关东军提供大批经费和抚恤金,参与策划炮制伪满洲国以及为关东军提供大批情报和在满铁附属地内建立自卫团等等。

关键词 满铁 九一八事变 满洲青年联盟 关东军

一 “满洲青年联盟”的活动

九一八事变前,满铁一部分人已在进行进一步侵华活动。活动方式主要就是鼓吹、怂恿日本政府使用武力解决所谓满蒙问题,成立“满蒙独立国”。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满洲青年联盟(以下简称“联盟”)”。“联盟”是满铁一部分人于1928年11月在大连组成的一个主张向中国东北和蒙古进行侵略扩张的右翼组织。该组织宗旨为“在大陆发展大和民族”,首任理事长小日山直登(1886—1949年),满铁理事,后为满铁总裁、日本内阁运输大臣,理事冈田猛马、大羽时男、小野宝雄、木谷辰巳、木村久男、山田耕平、龙田道德、泽田庄吉等人。会员初为数百人,后发展到3000

人,最多时达 5000 人,先后在旅顺、大连、金州、瓦房店、大石桥、营口、熊岳城、鞍山、辽阳、奉天、抚顺、铁岭、开原、四平街、公主岭、长春、本溪湖、安东、哈尔滨、吉林等地设立支部。

“联盟”成立后,多次集会,发表演说,公开煽动反华、仇华情绪。1929 年 1 月,“联盟”在《大连新闻》上公开鼓吹要在“满蒙建立新国家”。^① 同年 6 月 1、2、3 日,“联盟”第一次议会在大连满铁协和会馆召开。会上提出《确立满蒙自治制的方案》,主张把东北和蒙古一部分从中国领土分离出去。1930 年,“联盟”“召开干部会 28 次,召开讲演会多达 8 次”。^②

1931 年上半年,“联盟”印刷《满蒙问题及其真相》小册子 1 万册,“免费分送(日本)内阁要人,贵、众两院议员,各舆论机关满蒙关系团体”及“其他各团体及一般人员”。^③ 在小册子里,“联盟”认为:“满蒙不仅作为我国国防第一线 and 国军的军需产地有它的重要性,而且作为发展产业的原料产地和食品供应地,对我国的生存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地区”,在这一前提下,日本应将日本的特殊权利“光明正大地向世界各国申请,当然更可以向中国提出。从政治上或超政治上都有这样做的根据和理由”。“在全部既得权益将废于一旦”的今天,“吾人要奋起促使九千万同胞的猛醒。”^④

同年 6 月 13、20 日,“联盟”在大连连续两次集会。集会时,支部长结城在开幕式上说:“我们站起来的时候终于来到了。我们向

① [日]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下册,原书房据 1936 年原本 1981 年第 4 次印刷,第 109 页。

② 天津编译中心译:《满洲事变关系资料》,章伯锋等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 1 卷,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91 页。

③ 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会科学院编:《“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60 页。

④ [日]关宽治等著、王振锁等译:《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51 页。

全满的同忧之士下达总动员令的命令。”^①“为了制造武力解决的气氛”，“联盟”还“向旅顺、鞍山、奉天和满洲各地派遣了游说队”。^②同时，“联盟”还决定派佐竹令信(满洲代表)、高冢源一(满洲代表)、冈田猛马(“联盟”代表)、小泽开策(“联盟”代表)、永江亮二(“联盟”代表)为“联盟”代表回国活动。同年7月，“联盟”在日本国内发行5000册《满蒙三题》小册子，主张打倒中国“半封建的东北政权”。

7月13日，“联盟”代表离开大连赴日本，15日抵关门，16日抵神户，17日到东京，30日抵大阪，8月10日返回大连。代表在日逗留期间不足一个月，其中在东京逗留半个月，在大阪逗留近10天。在东京逗留期间，代表先后谒见若木礼次郎首相、南次郎陆相、币原喜重郎外相、“牧野(伸显)内大臣”、^③大久保利武侯爵、政友会总裁犬养毅、满铁前总裁山本条太郎、黑龙会负责人头山满及池田长康男爵等等，拜访东京朝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及其他舆论机关，出席东亚振兴会在上野自治会馆召开的“满鲜问题国民大会”、上野精养轩召开的“满蒙问题有志者大会”、日华俱乐部在日本俱乐部召开的欢迎会、木曜会在日本俱乐部举行的午餐会、经国联盟在电气俱乐部主办的座谈会、“内田良平在日比谷陶江亭举行的招待宴会”、“在浅草开盛座举行的满鲜问题国民演讲会”、满铁前副总裁、众议院议员松冈洋右主办的招待会、“电气俱乐部讲演会”、青年“联盟在仁寿谦望举行的讲演会”、“剧场协会馆举办的满鲜问题讲演会”、贵族院研究会本部常务委员会报告

① 满洲青年联盟史刊行会编：《满洲青年联盟史》，1933年（昭和八年），第457—458页。

② [日]关宽治等著、王振锁等译：《满洲事变》，第152页。

③ 时日本内大臣为安达谦藏，并非牧野伸显，但原文如此。

会、“东京日日新闻社招待茶话会”、“日比谷东轩举行的在京官民联欢会”、“本部公开堂的讲演会”等等。^①与此同时，“在东京的满铁关系人员平岛、内海、远藤、前川诸人也尽力各方奔走”。^②7月30日，代表离开东京，转赴大阪，到关西地区进行活动。在大阪期间，“代表在走访了《大阪每日》和《大阪朝日》两报社后，又在大阪商工会议所、神户商工会议所、下关商工会议所和福冈日日报社的讲堂等处大谈其强硬主张”。^③8月8日，代表自门司乘船，10日返回大连。

“联盟”代表在日本进行的煽动活动，使日本“国内舆论沸腾”。在代表煽动下，大日本生产党在自己召开的“朝鲜满蒙问题国民问题发起人会议”中通过了“膺惩暴戾的中国，坚决反对币原软弱外交”的决议。犬养毅对“币原的软弱外交”不胜忧虑。南次郎认为：“既是日本人，当然就要一起督促政府”，并表示：“我要作为舆论的急先锋积极贯彻既定方针。”^④“满蒙问题只有用武力解决。”^⑤在日本不废除对华治外法权方面，币原外相终于也被代表说服了。满蒙朝鲜问题在青年会馆召开的由国民同盟会主持的演说大会，“成功地动员了两千名听众，会场上充满了强硬的气氛”。^⑥“青年联盟施加压力的运动不但大大影响了关西财界的空气，甚至在东京纠集71个团体倒向强硬论。贵族院的研究会、公正会自不待言，就连包括枢密院的福田雅太郎和伊东巳代治等人在内的幕后

①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编》，第165—168页。

② 《本庄日记》，天津编译中心译：《满洲事变关系资料》，章伯锋等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1卷，第115—116页。

③ [日]关宽治等著、王振锁等译：《满洲事变》，第164页。

④ [日]关宽治等著、王振锁等译：《满洲事变》，第164页。

⑤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和日本》，第8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35页。

⑥ [日]关宽治等著、王振锁等译：《满洲事变》，第165页。

实权人物也受到这一强硬论的影响,于八月五日在上野、日比谷两处召开国民大会,从此揭开了这一运动向全国性发展的序幕”。^①

8月11日,代表自日本返回中国后连续进行满蒙独立活动。首先在大连举行报告会,并在各地继续举行演说会,叫嚣:“如果日本认为可以放弃满洲,我们自己有打算……我们要发挥三千年熏陶而成的国民性和日本精神,纵使祖国日本反对,也要饮泣宣布满洲的独立。”^②

其次,“联盟”成员于9月10日出席了满蒙问题各派在东京青山会馆联合召开的大会,会议作出决议:“解决时局问题之关键,只有坚决匡正对方之违法行为,为正大光明地贯彻我主张而诉诸武力。”^③

与此同时,早已从满铁中独立出来的东亚经济调查局这时也和满铁合作,在日本各地举办“中国及满蒙事情讲演会”,煽动国内仇华、反华情绪。讲演会1929年“即在9县召开40次”,1930年,“在一道10县召开27次”,九一八事变前,“在12县召开18次,以上总计听众达七万人以上”。在此期间,大川周明理事“率先奔赴各地,几乎席不暇暖”。东亚经济调查局还成立“东亚会”,在日本“全国募集会员1000名,分发调查局刊物,或速报中国报纸对我国的论调,或开恳谈会,促进会员团结一致作贡献”。九一八事变前几年,调查局“即将满洲事变真相,普遍灌输在全国城乡僻壤的国民头脑中,为满洲事变前后创造出完整而统一的舆论基础”。东亚经济调查局还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编辑出版英文版《满洲年

① [日]关宽治等著、王振锁等译:《满洲事变》,第166页。

② 《满洲青年联盟史》,第501页。

③ 《满洲青年联盟史》,第502—503页。

鉴》，为歪曲报道九一八事变“作出很大贡献”。^①

“联盟”、东亚经济调查局之所以在这时大肆煽动反华、仇华情绪，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时的中日关系处于紧张状态。早在1924年，中国东北地方政府为了打破满铁垄断东北铁路的局面，成立东北交通委员会，并从1925年起先后修筑了吉海（吉林至海龙）、昂齐（昂昂溪至齐齐哈尔）、齐克（齐齐哈尔至克山）、洮索（洮南至索伦）、打通（大虎山至通辽）铁路等。到1930年3月，东北自修铁路已达11条，总长1000英里。1930年春，东北交通委员会在东北政府指示下，还准备修筑满蒙三大干线，即：东大干线：葫芦岛——奉天（今沈阳）——海龙——吉林——海林——依兰——同江——抚远，西大干线：葫芦岛——大虎山——通辽——洮南（今洮安）——齐齐哈尔——宁年（今富裕）——嫩江——黑河，南大干线：葫芦岛——朝阳——赤峰——多伦。三大干线总长上万公里，支干线多达35条。东北铁路的修建，给满铁带来很大压力，日本政府将中国自己修筑铁路看成是准备“逐渐置满铁于死地，最后达到收回满铁的目的”。为此日本政府一方面决心“阻止”中国在东北修筑对满铁有“致命”影响的铁路，一方面又企图在东北攫取新的侵略权益。1928年5月，日本趁张作霖在北京败北之机，迫使张作霖答应“满蒙新五路”计划，并在延海、洮索两铁路合同上盖章、亲书“阅、准行”字样。但张作霖被炸死后，张学良不但东北易帜，完成中国形式上的统一，而且拒绝承认“满蒙新五路”计划，使日本企图扩张侵略势力、分裂满蒙计划遭到重创。1929年世界又爆发新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直接影响到满铁的经济效益。加之中国人民反日斗争的高涨、中东铁路和中国自营铁路的竞争，满铁的经营效益与上一年相比，客运收入由1745万日元下降到1146

^①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编》，第407页。

万日元, 货运收入由 10108 万日元下降到 7793 万日元, 铁路收入下跌 24.6%。因世界经济的影响, 1931 年满铁港湾、矿业收入减少, 出现经营赤字。与此同时满铁股票也出现下跌趋势, 1929 年满铁每股(50 日元) 股票为 67.3 日元, 1931 年降为 45.2 日元。1930—1931 年, 满铁还不得不“解雇职工三千人, 冻结工资一年, 家属津贴、住房津贴减半, 新规划的企业一律停办, 维修枕木暂停一年, 维修三千辆破损车暂停, 对民间企业的补助暂停”。^① 满铁经营不景气的现象大大影响了日本政府、财阀和投资者的利益。加之中国人民反日运动的不断高涨, 1931 年又先后出现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 更进一步加剧了本已十分紧张的中日关系, 并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联盟”、东亚经济调查局和日本国内以及中国东北地区其他一些日本右翼团体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纷纷出笼并猖狂进行反华活动的。

“联盟”虽然是当时众多日本右翼团体中的一个, 但“联盟”的表现远比其他右翼团体还要恶劣, 在主张“武力解决”、“满蒙独立”等方面都远远走在其他右翼团体的前列。^② “联盟”及其他右翼团体的猖狂活动不但进一步加剧了本已恶化的中日关系, 而且也成为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重要动力之一。

① [日] 草柳大藏著、刘耀武等译:《满铁调查部内幕》,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351 页。《矿业周报》第 110 号和 115 号也有相同记载(参见杜恂诚:《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93 页)。

② 1930 年秋成立的满铁另一组织一大雄峰会(笠木良明为首), 九一八事变前并无大的活动, 但因其主张“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割出来, 以建设五族(即日、汉、满、蒙、鲜)协和的王道乐土”, 故也是主张向我国东北和蒙古进行侵略扩张的反动组织。有学者将“满洲青年联盟”和大雄峰会统称为法西斯组织, 从两组织表现和主张来看, 如此定性, 亦无不可。

二 满铁直接卷入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对事变未能得到政府批准和允许而深感不满,并阻止驻朝日军对关东军进行增援。与此同时,“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命令满铁总裁内田康哉,满铁对关东军一概不得协助”。^①接着币原又命令满铁“正副总裁希即来京汇报满洲事变情况”。^②动身之前,内田康哉认为有必要了解“事变的真相”,向满铁“职员明确今后满铁的前进方向”。为此内田于10月5日赶往奉天,次日下午2时与关东军会谈。会谈时,“关东军的全体参谋一起来说服内田。本庄军司令官自不待言,各参谋课长,直至土肥原大佐都参加进来”。^③会谈中,本庄繁提出关于建立新政权的三条根本原则。

(一) 使满蒙完全脱离中国本土。

(二) 一手统一满蒙。

(三) 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但实质上要掌握在我方手里。

上述新政权在实质上最终要置于我国的保护之下。至少要掌握军事、外交和交通的实权。

① [日]草柳大藏著、刘耀武等译:《满铁调查部内幕》,第401页。[日]山根幸夫等人合编、周启乾监译的《近代日中关系史研究入门》中写道:《实录满铁调查部内幕》(即《满铁调查部内幕》)是“草柳大藏经过采访许多现存有关人士写的”(台湾金禾出版社有限公司民国84年版,第262页)。曹志勃等人编译的《近代日中关系史研究指南》中将这句话译为:“尚有根据向现在仍然健在的很多与此有关人士了解的材料,草柳大藏的《满铁调查部实录》上下”(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45页)。由此可见,草柳大藏的《满铁调查部内幕》是可以作为信史或史书看待的,而该书提供的资料也是可以使用的。

② [日]草柳大藏著、刘耀武等译:《满铁调查部内幕》,第402页。

③ [日]草柳大藏著、刘耀武等译:《满铁调查部内幕》,第403页。

本庄繁还向内田提出《对满铁公司的要求事项》，要求满铁迅速作到以下几点：

(一) 四洮、洮昂、吉长、吉敦各线由满铁公司管理。

(二) 把张学良政府有关的铁路，即沈海、吉海、呼海、洮索和齐克各线改为日中合办形式，并委托满铁公司经营。

(三) 迅速铺设吉会和长大铁路。

(四) 中国方面无视条约而铺设的铁路，根据满铁中心主义，进行部分改修。

(五) 收买官银号和边业银行，统一币制。

(六) 设置北满特产收购机构，以代替过去的中国官商。

(七) 在主要城市之间开辟航线。

(八) 对满铁直接经营的或劝业公司等的事业，用资助方法大规模开发水田、改良羊毛和栽培棉花等。

(九) 帮助发展日本人在吉林、鸭绿江、宜列克都、海林等地的林业，或让旁系公司经营之。

(十) 帮助发展和扩大大石桥附近的菱苦土、复州的粘土、青城子的铅、本溪湖的煤铁等各种矿业。^①

这就是说，如果内田康哉支持关东军，关东军则让满铁事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经过会谈，内田不但对关东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表示完全支持，而且认为：“当前必须举国一致以应国事。目前事件已经越过万里长城，必须作为与中国本土间的问题、世界性问题来处理。”^②

“当天夜里，板垣、石原、花谷、片仓等一起到内田下榻的奉天

① 转引自[日]关宽治等著、王振锁等译：《满洲事变》，第418—419页。

② [日]片仓衷：《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10月6日），[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みすず书房1965年（昭和40年）7月，第204页。

大和旅馆去, 向内田继续‘御前侍讲’, 直到深夜。由于这一情报攻势和现地视察的结果, 内田终于下定了‘最后一次为国效劳’的决心”。^① 为此, 内田不仅“同关东军司令官一起从奉天向内地(指日本本土——引者)作了广播讲话(时内地因流言浮动而人心动摇)”,^② 并且将满铁在奉天办事处的全体职员立即召集到春日町小学校, 果断地对他们说:“满铁应竭尽全力去支援关东军。”^③ 自此, 满铁作为一个整体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投入到九一八事变中去了。

内田康哉, 本为日本政界元老, 在日本政界享有很高声望, 1931年6月当中日关系因满铁经营陷入困境而日趋紧张时出任满铁总裁。日本政府此时派内田出任满铁总裁的目的十分明确, 就是希望内田能够缓和日趋紧张的中日关系, 为满铁经营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6月13日, 内田就任满铁总裁发表讲话时也这样表示:“本人于铁道事业, 毫无经验……余于中国, 关系颇深,

① [日]草柳大藏著、刘耀武等译:《满铁调查部内幕》, 第404页。

② [日]山崎元:《历代总裁のことども》, 满铁会:《山崎元、田村羊三思い出の满铁》, 龙溪书舍1986年版, 第38页。山崎元原话为:“总裁は、奉天から、关东军司令官と内地向けラジオ放送もされた(これは、内地の人心の动摇をふせこうとするものであった)。”有关这句话, 笔者目前见到两种译法。一为苏崇民先生在《满铁史》中的译文(译文同上, 但没有翻译括号内的内容。见《满铁史》, 中华书局1990年, 第432页); 一为王丹菲的译文。王将其译为:“总裁从沈阳关东军司令官向内地的收音机广播中得知一切(这或许完全是为了坚信民众的信心吧)。”([日]山崎元干著、王丹菲译:《内田康哉总裁与满洲事变》, 《大连近代史研究》, 第2卷(2005), 第490—491页)从山崎元叙述内容来看, 苏先生的翻译应是对的。

③ [日]草柳大藏著、刘耀武等译:《满铁调查部内幕》, 第404页。草柳大藏认为:“满铁一成立”, 《三大臣命令文件》其中有一项是:‘在战时, 满铁应置于关东军司令官指挥之下’。笔者查阅三大臣命令, 未见该规定。但在1919年4月11日日本政府第104号敕令中有“关东军司令官对(满铁)公司业务与军事有关者可给予必要的指示”的规定(《满铁调查部内幕》第27页)。

于尽力此后之中日亲善,或不无方便。”^①明确表示愿意改善中日关系。在后来的一些讲话中,内田也一再这样表示:“要从大局上向着日中亲善的目标贡献绵(绵)薄之力。”^②正因为这样,当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初,内田对此还表示过“忧虑”,并“希望局面不再扩大”。但仅仅半个月之后,内田康哉的态度就发生了急剧变化。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内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这么大的转变,由原来的“忧虑”转为公开支持呢?笔者认为,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由于蒋介石“绝对抱不抵抗主义”,致使关东军在短短半个月先后占领沈阳、长春、吉林、安东、凤城、本溪、辽阳、海城、营口、抚顺、铁岭、四平、公主岭、郑家屯、敦化、熊岳城等战略要地。与此同时,一些汉奸也先后宣布独立。关东军三分东北天下有近其二了。关东军的迅速进展使内田看到了建立“新国家”的希望,从而坚定了他支持关东军的决心。其次就是本庄繁向内田抛出的由满铁垄断东北交通并扩大满铁经营范围的诱饵。满铁虽是一个“国策会社”,但也是一个经济实体,追求最大的剩余价值同样也是满铁的主要目标之一。本庄繁在同内田进行会谈时,向内田抛出的让满铁垄断东北铁路,统一币制、在北满设置“特产收购机构,以代替过去的中国官局”等等条件,对满铁具有极大的诱惑力。特别是在“新政权”成立后让满铁垄断东北铁路、航空的作法,更是满铁无法抵挡的诱饵。正是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内田才迅速改变了自己先前的立场,毫不犹豫地投入到关东军的怀抱。

在谈到内田康哉转变原因时,《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作者认为:

① 《北平晨报》社论:《对内田满铁总裁之希望》,1931年6月16日《北平晨报》。

②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史资料》编辑组编:《满铁史资料》,第2卷第3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69页。

内田康哉的转变是受了陆军中将筑紫熊七劝说的影响。《记传》写道：“当时陆军中将筑紫熊七来满，对满铁总裁内田康哉试行种种劝告，终使内田鼓起勇气。”^①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记传》所述可能性不大。因为内田是久经宦海的老官僚，政治经验相当丰富，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权衡各种利弊关系之前，想让他在重大问题面前做出抉择是不可能的。同本庄繁的会谈，不但可以了解关东军的真实意图，权衡利弊做出抉择，且可以讨价还价，为满铁争取一个最佳的经营环境。同筑紫熊七的会谈不可能了解关东军的真实动向，权衡利弊，做出抉择，更不可能讨价还价。因筑紫熊七一不是关东军的主要军官，二不是政府现役军官（早在1923年筑紫熊七就已由现役军官转入预备役了）。所以所谓内田转变是在筑紫熊七劝说下发生的说法应是不可靠的。

内田的变化在满铁与九一八事变关系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这之前满铁虽也已参与了关东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如运输方面的参与），但那是被动的，而且满铁上层未能发动起来，在这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满铁已不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投身到九一八事变及以后的侵略行动中去了。

在同内田会谈当中，关东军之所以要向满铁抛出这么大的诱饵，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关东军迫切需要满铁的支持和帮助。第一、它需要满铁运力上和财力上的支持和帮助。东三省总面积多达12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的3倍，大城市、较大城市之间往往相隔数百公里。在这样广袤的土地上作战，没有便捷的交通工具是不可想象的，而满铁拥有的铁路却可以帮助关东军解决这个重大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关东军离不开满铁的支持。与此同时，关东军也需要满铁财政上的支持。众所周知，发

① 黑龙江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下册，第117页。

动战争需要金钱,没有金钱作军费,一场象样的战争是打不起来的。关东军要在这广袤的土地上同拥有近20万人的东北军作战,没有大量的军费,同样是不可想象的。而在这方面能够给关东军以帮助的恰恰又是满铁。满铁在东北地区有数亿日元的投资,每年有几千万日元、甚至上亿日元的营业收入。这对于关东军来说,无异于取之不尽的宝藏。在没有得到满铁资助之前,为了发动战争,关东军甚至不得不向日本资本家借贷高利贷10万日元。10万日元对于关东军发动的这场战争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为了把战争进行下去,关东军需要更多的金钱。第二、关东军需要内田康哉个人的声望。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在尚未得到日本政府允许情况下擅自发动的。虽然日本政府在事变后不久就承认了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合法性,但日本政府因种种顾虑,始终未敢让关东军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也始终未敢给关东军以实际支持。为了获得政府的全力支持,放开手脚大干一场,关东军迫切需要像内田康哉这样的政治元老向政府要员进行疏通,打通关节。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关东军才向内田康哉抛出这样大的诱饵。

关东军需要满铁的帮助,满铁需要关东军的诱饵,共同的需要使它们结合在一起。自此满铁投入关东军的怀抱,关东军得到满铁的资助。从此九一八事变就以更加疯狂的速度进行了。

三 满铁全力支持侵华战争

满铁支援九一八事变的方式很多,但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方面:

(一) 运输方面的支持

事变当天,满铁就已经开始参与九一八事变。9月18日晚

23时40分,满铁将沈阳关东军第一、四两个中队运往柳条湖增援。接着又将铁岭、抚顺日本守备队运往沈阳,为日军迅速占领北大营准备了条件。9月19日1时,满铁在旅顺编成专列,将以本庄繁为首的关东军司令部运往沈阳,并于当天11时抵达,进驻“东拓旅馆”。据统计:“为攻占沈阳,以9月19日1时30分由抚顺运往沈阳守备队兵员400名为开端,至20日10时余,在34小时内,从各处开往沈阳的军用列车多达17次,平均每两小时一次。据不完全统计,运至沈阳的步兵达2140人。此外,还有炮兵部队、马匹、武器弹药等辎重、各司令部成员等等。为攻占长春自9月19日至23日,向长春集结兵力而开到长春的军用列车16次,运送兵员3497人,军马455匹,以及其他大量的军用品。此外,为运送来自朝鲜的越境日军,19、20两日,还先后由安东发往沈阳7次军列。”^①

为了保证军运的顺利进行,9月19日,满铁即“在部内设置了临时时局事务所,处理有关各项事务”。“设置了临时奉天铁道部出張所。同时,随着战局之展开,又在四平街、长春、营口、哈尔滨、洮南设置了时局事务所派出所,由奉天出張所统辖”。接着满铁又“在全满四十个地方分别建立了无线通讯所”,保证了关东军“之行动无任何后顾之忧”。^②

为配合关东军进攻吉林,自21日“10时40分起至21时余,满铁先后由长春发往吉林军用列车7次,将第二师团主力全部运至吉林”。吉林失陷后,满铁又于22日将日军运往敦化(23日到

① 苏崇民:《满铁史》,中华书局1990年,第436页。

②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编》,第374页;[日]满史会编、东北沦陷十四年史辽宁编写组译:《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卷,东北沦陷十四年史辽宁编写组1987版,第137页。

达)。

当关东军决定在四平集结兵力,准备进攻齐齐哈尔时,满铁又于9月25日将关东军独立守备队司令部由长春运至四平。“10月26日,又将第三旅团司令部、步兵第二十九联队第三大队、野炮兵第二联队第一大队本部运至四平。11月5日、6日,满铁分别将长春的步兵第四联队、野炮兵第二联队本部及一中队和沈阳的步兵七十八联队第一大队及野炮兵第二十六联队运至四平。10日,又将野战重炮大队分别由长春与沈阳运至四平”。后这些兵力又由满铁经四洮线和洮昂线运往黑龙江省境内。13日,当关东军进攻黑龙江受阻时,满铁又将关东军第二师团主力由长春运往黑龙江参战。次日,满铁又将在沈阳的关东军第三十九混成旅团第二联队、步兵第七十八联队运往黑龙江。

为确保关东军进攻锦州,满铁于12月13日至19日还从大连、安东、四平、大石桥调入沈阳机车64辆,从大连调入辽阳机车12辆。并于29日,将关东军步兵第七十七联队、野炮兵第二十六联队第五中队、骑兵第二十八联队第二中队、工兵第二十大队一小队、电信队、无线电班运至锦州,关东军汽车队运至新民屯。自30日至次年1月3日锦州沦陷,“满铁从沈阳发往锦州方面的军列共有28列。此外,占领辽西、包围锦州的日军主力关东军第二师团也是由满铁运去的”。

1932年1月,关东军准备进攻哈尔滨。“28日,早已作好准备的满铁当天下午便从长春发出两列军用列车,载第三旅团两个大队、炮兵一个中队、驻公主岭野炮兵第八联队一大队向哈尔滨进攻……30日下午,到达哈尔滨”。接着“又将第二师团集中于长春,而后又运往哈尔滨,成为进攻哈尔滨的主力。2月4日,又将打虎

山的第八混成旅团运往哈尔滨”。^①

自九一八事变至 1932 年 3 月底,满铁除动用自己管辖的社内铁路为关东军的军事行动服务外,还调动代管的吉长铁路,有借款关系的吉敦、四洮、洮昂铁路,强行征用中国的北宁铁路和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为关东军的军事行动服务。并向这些铁路派出铁路员工 7676 人、144758 人次,平均每天 740 人。^②到 1932 年末,满铁仅铁道部一部即派出人员 6117 人,其中日本人 5070 人,满洲人 1047 人;死亡 11 人,重伤 28 人,轻伤 34 人,死伤合计 73 人。^③由于大批人员被派到“社外线或沿线各地执行军方命令,从事特殊工作,为补充派遣社员之不足”,满铁不得不“依特定条件临时采用铁道部退職职员。”1932 年 1 月,满铁“采用了临时嘱托 35 名、准雇员 6 名、准佣员 6 名,计 47 名”。^④

自九一八事变至次年 3 月,满铁共编发军用列车 4056 次(见表 1)^⑤,平均每月 676 次,每天 22 次之多。运送军需品 197980 吨^⑥,平均每日运送 1000 多吨。军用客车行走达 34 万多公里,军用货车达 157 万多公里(见表 2)。^⑦关东军几乎所有参战兵员、军事辎重均由满铁输送。

① 苏崇民:《满铁史》,第 436—438 页。

② [日]松木丰三:《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三十年略史》,1937 年(昭和十二年),第 67—68 页。

③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编》,第 375 页。

④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编》,第 369 页。

⑤ [日]宫本通治:《满洲事变と满铁》,1934 年(昭和九年),第 274 页。

⑥ [日]松木丰三:《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三十年略史》,第 67—68 页。

⑦ [日]宫本通治:《满洲事变と满铁》,第 36 页。

表 1:“九一八”期间,满铁编发军用列车次数表

线别 种 别	社 线	奉山线	吉长吉 敦线	中东线	四洮洮 昂线	沈海线	计
军用列车	1158	1283	40	88	437	5	302
装甲列车	407	307	99	16	214	2	1045
计	1565	1590	139	104	651	7	4056

(资料来源:《满洲事变と满铁》,第 79 页)

表 2:“九一八”期间,满铁社线内军用列车行走里程表

(单位:公里)

种 类 月 别	列 车	机关车	客 车	货 车
9 月	15021.5	13871.6	49888.3	185896.3
10 月	4265.3	3459.5	4766.5	20034.9
11 月	23113.4	23088.9	96084.5	432729.7
12 月	21375.2	20418.6	95747.0	317757.1
1 月	20671.0	20671.0	49217.7	272091.3
2 月	15151.0	15151.0	44330.9	306736.0
3 月	4515.5	4515.5	7900.3	40156.4
计	104103.9	101176.1	347935.4	1575401.7

(资料来源:《满洲事变と满铁》,第 36 页)

据满铁计算,九一八事变至 1932 年 3 月 31 日,关东军应向满铁支付运费 319.3 万元。其中“社线内运费约 101.6 万元”,“社线外派遣人员之人事费 102 万元,社线外车辆使用费 62.6 万元,社

线外物件费 36.5 万元,各项设备费 16.6 万元”。^①

“关东军只用了短短 4 个多月的时间就占领了比日本国土大一倍多的广大地区。这固然是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所致。也完全是靠满铁的军事运输实现的”。^② 1932 年 8 月 8 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特就此事向满铁总裁内田康哉表示感谢。感谢状说:“大作战无铁道难以实行,机动作战愈来愈依存铁道放出光彩。关东军的神速行动,实际是以帝国实力为背景的满铁的俨然存在之所赐。”^③

九一八事变期间,满铁不但担任了关东军的军事运输,还从事修复被中国抗日志士破坏的铁路、桥梁,修建公路并为关东军改制装甲车。

在修复铁路、桥梁和修建公路方面。1931 年 11 月,满铁为关东军修复洮昂铁路嫩江第一、二桥梁(被马占山破坏)。同年 12 月,着手修缮齐克线 33 公里桥梁,次年 3 月完工。1932 年 4 月,“着手嫩江第一桥梁加固工程”,并于 6 月竣工。^④ 1932 年 5 月至 7 月,为关东军修建敦化至宁古塔间 220 公里军用道路。6 月开始修复被马占山毁坏的呼兰河桥,“实际工作 35 天,至 7 月 8 日”将“呼兰河桥梁 420 米修复工程竣工”。7 月 17 日起,满铁又在关东军“步兵第三十联队守备兵援助下,对吉敦线大川河及卞福屯桥梁工程施工”。同年 10 月,修复被大水冲毁的嫩江桥梁。^⑤

改制装甲车方面。九一八事变初,因关东军迫切需要装甲车,满铁在一个星期内即改制 6 辆,并将其开往沈长、吉长、抚顺、四洮

①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编》,第 458—459 页。

② 苏崇民:《满铁史》,第 438 页。

③ [日]宫本通治:《满洲事变と满铁》,书前感谢状第 1 页。

④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编》,第 396 页。

⑤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编》,第 398 页。

等线参加军事行动。次年8月,满铁为关东军又改制8辆。10月,又将一辆装煤货车改装成炮兵车。

这一时期,满铁还减免或免收运输费。如对“全满在乡军人联合大会出席者,减削运费五成”,“对避难朝鲜人减削运费”,“对于吉林铁道守备队新募兵减削运费”,对“准许独立守备队员所带领之公安队员免费乘车”,对“给陆军军衙或警察署发送之抚恤品或慰问品,免费予以运输”,对“由军方所配备作为铁道警备用之枪械”弹药“予以免费运输”等等。^①

(二) 经济方面的支持

早在1927年,满铁就向日本团体和个人的侵华活动予以经济支援。是年7月7日,满铁付给日本人和登良吉谢金5000元^②,因其“在抗议吉海线,推进长扶线活动中,尽心竭力”。^③自1928年起,对寓居中国东北的日本在乡军人会每年补贴经费1万元,1931年6月起因经营困难将补贴缩减为8000元,1935年又增为2万元。^④1929年2月2日,派望田情报课员去日本“宣传会对时局看法”,发给望田特别宣传经费1000元。^⑤1930年9月9日,补助满洲青年联盟活动经费1000元。^⑥1931年6月8日,又补助满洲青年联盟活动经费800元。^⑦1931年1月21日,发给石光直臣“日中国民感情融和运动”资金8000元。^⑧8月25日,资助中村大

①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编》,第376—378页。

② 文中所引货币单位均为日元——编者注。

③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编》,第170页。

④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编》,第124、129、135页。

⑤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编》,第171页。

⑥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编》,第153页。

⑦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编》,第161页。

⑧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编》,第176页。

尉追悼会经费 200 元。9 月 12 日,“发给长尾半平在美国介绍满蒙形势”补助款 1000 元。^① 九一八事变不久,满铁还在日本政府授意下付给关东军 300 万日元“北满经略谋略费”,“使这部战争机器全速运转起来”。^②

与此同时,满铁还向战死或负伤日军官兵发放抚恤金(又称“吊慰金”)和慰问金。标准如下(见表 3):

表 3: 抚恤金、慰问金标准^③

阶级 职 名	抚 恤 金	慰 问 金	
		重 伤	轻 伤
将校准士官	600	300	100
下士官	400	200	70
兵	300	150	50
警视	600	300	100
警部及警部补	400	200	70
巡查长及巡查	300	150	50
巡捕	100	50	20

1931 年 11 月至 1938 年 4 月,满铁共向侵略东北战死日军 4427 人(含侵略承德战死 3 人)发放吊慰问金 1302500 日元,其中将校、准士官 415 人,下士官 1326 人,普通士兵 2686 人。仅 1931 年 11 月至 1932 年 2 月,满铁就向九一八事变中战死日军 311 人发放吊慰金 111300 日元,其中将校、准士官 30 人,下士官 90 人,

①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编》,第 178 页。

② 苏崇民:《满铁史》,第 432 页。

③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编》,第 367 页。

普通士兵 191 人。1931 年 10 月至 1933 年 10 月, 还向关东军中 4469 名伤病员发放慰问金 406360 日元, 1933 年 11 月至 1936 年 3 月又向 3240 名关东军伤病员发放慰问金 314450 日元; 1932 年 9 月至 1933 年 8 月向参加九一八事变的 180 名驻朝鲜日军伤病员发放慰问金 17640 日元, 1933 年 11 月至 1935 年 10 月, 又向参加九一八事变的 32 名驻朝日军发放慰问金 3630 日元。^① 与此同时, 满铁还以正副总裁名义向各战死者追悼会献了花圈。

1931 年 10 月 22 日,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特地致函满铁总裁内田康哉, 对满铁发放抚恤金、慰问金一事表示感谢。感谢信说: “此次事变中不仅承蒙始终给以热诚支援, 前此并为阵亡者发放抚恤金, 此次复为伤残官兵拨发慰问金, 我全体遗族及伤残人员对此不胜感激之至, 并且此举对于振奋一般士气亦颇有影响。兹谨代表全体官兵, 深致谢意。”^②

(三) 参与伪满洲国成立

早在 1931 年 9 月末 10 月初, 满铁的松木侠和驹井德三就被关东军分别起用为国际法和财政顾问, 参与起草和炮制成立伪满洲国的具体方案和各项政策, 并在 10 月 21 日由松木侠与关东军参谋板垣、石原等共同炮制出《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 主张“将满蒙从中国本土彻底分离出来”, 成立傀儡政府。10 月 23 日, 满洲青年联盟理事长金井章次还向本庄繁提出一个《满蒙自由国建设纲领》, 主张在即将成立的“新国家”中, 应由日本人“直接构成分子”, 控制傀儡政府。与此同时, 满铁还派出大量人员参与伪满洲国的建立。到 1931 年底, 满铁“派遣到军方之社员为 105 名, 派

① 数字系根据《“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编》第 413—452 页数据统计。

②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编》, 第 412 页。

遭到新国家(即伪满洲国——引者)之社员为188名,合计为293名”,其中派到军方105人中有参事技师4人、事务员、技术员、学校教员58人、雇员14人、日佣24人、华佣5人,派到伪满洲国188人中,有参事技师15人、事务员、技术员、学校教员131人、雇员16人、日佣21人、华佣5人。^①伪满洲国成立后,“大批满铁社员获得了抛露头面的机会”。^②“满洲青年联盟”和“雄峰会”“一伙人”为中心的一大批满铁社员登上了”伪满洲国的“政治舞台”。伪满建国之初的“日籍官吏,大部分是南满洲铁道会社及其相关会社的职员”。^③“以国道局为例,日本人实际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④,其中多数是满铁成员。伪满洲国成立后,从满铁退职正式转为伪满洲国的官吏达244名,是伪满“日系官吏”的主体。在担任重要职务的24名“日系官吏”中,有11名是满铁职员。他们“简直有点象早年在乡下唱野台子戏开场的头一天一样,谁来的早谁就可以先抢个位置。所以,象满铁的一个卫生课长一跃而成为奉天省的总务司长,本来对司法一窍不通的一个医院的事务长也居然摇身一变而成为司法部的总务司长,这种事例屡见不鲜”。^⑤其中最

- ①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编》,第366、369—370页。
- ② 参与伪满洲国“建国”初期工作的日本官吏可考者52人(截止到1932年6月),其中非满铁人员29人,占日籍官吏的56%,满铁人员23人,占44%(依据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3)·伪满傀儡政权》,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694—782页资料统计)。这个统计数字并不十分准确和完整,但可以初步说明满铁人员在伪满洲国成立之初所起的重要作用。
- ③ [日]古海忠之:《“建国”前后的“满洲国”内幕》,孙邦主编:《伪满史料丛书·“九一八”事变》,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97页。
- ④ 《满洲国人事行政指导方针要纲》,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3)·伪满傀儡政权》,第103页。
- ⑤ [日]森岛守人著、赵连泰译:《阴谋·暗杀·军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0—81页。

代表性的应是驹井德三和金井章次了。

驹井德三(1885年——?)日本东京人,曾在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农科学习(一说毕业于札幌农业大学)。“在满铁任职多年,有在满洲当地生活的丰富经验”,是满铁早期农业部门的骨干分子。“据说他到东北不久即以一篇题为《满洲大豆论》的文章,得到了东京军部和财阀的赏识,被视为‘中国通’”。^①“在这期间,他曾与小矶国昭大尉共同策划过宗社党事件,以后和小矶的交往就更加密切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任关东军统制部长、特务部长,网罗汉奸,拼凑伪满洲国。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驹井德三“乘虚而入”,就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首任总务长官。“由于他和小矶次官有私人关系,所以获得了军方的完全支持,在日系官员中他的权威是没有人能和他相比的,真是大有鹤立鸡群之势”。^②由于关东军在炮制伪满洲国时确立了通过总务厅控制伪满洲国的方针,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理表面上虽是郑孝胥,但“‘国务院’的真正总理不是郑孝胥,而是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其实,日本人并不隐讳这个事实。当时日本《改造》杂志就公然称他为‘满洲国总务总理’和‘新国家内阁总理大臣’”。驹井德三的顶头上司是“关东军司令官,并不是”溥仪“这个名义上的执政”。^③驹井德三为人“粗鲁而奔放”,但在执行关东军命令,控制伪满洲国方面还是发挥了重大作用。

金井章次,1924年入满铁,任满铁地方部卫生课长、卫生研究所所长等职。1927年当选为大连市参事会员、大连市议员。1930年接替小日山直登出任满洲青年联盟理事长。九一八事变发生

①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第319页。

② 《阴谋·暗杀·军刀》,第81页。

③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319页。

后,他带领“联盟”会员活跃在关东军司令部周围,协助关东军先后占领并接收沈阳电灯厂、沈海铁道、兵工厂、被服厂、官银号等。1931年伪满洲国成立前,他辞去满铁一切职务,全身心地投入到伪满政权“建设”中去,先后出任伪奉天省总务厅长、伪滨江省总务厅长、伪间岛省省长(日本人中最早担任伪省长的人)。七七事变发生后,又出任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首席顾问。在炮制、控制伪政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 其他方面的支持

主要有:

1. 内田康哉的回国游说。上面提到关东军需要内田帮助回国进行游说。内田不辱使命,于10月9日会谈结束后即带着本庄重托动身前往日本。10月13日,内田在京都会见日本元老西园寺公望,接着又在东京会见若槻首相、币原外相、政府其他成员和枢密院大员们。内田在日本活动长达3个星期,于11月中旬返回大连。内田在日本的游说,对于日本政府全力倒向并支持关东军起了重要作用。在内田游说下,日本政府于11月中旬不但完全倒向关东军,支持关东军放手大干(如进攻齐齐哈尔),而且对关东军给予了实质性的支持。先是在11月4日,日本政府指使满铁支付给关东军300万日元“北满经略谋略费”;接着又在11月中旬和12月中旬对关东军进行了两次较大的军事援助;1932年初,日本政府还把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新政权”一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①

2. 情报方面的支持。早在满铁成立之初,满铁就建立了满铁调查部和东亚经济调查局等庞大的情报机关,对中国各地、特别是

^① 内田康哉于1932年7月6日(一说6月27日)出任外相,推行“焦土外交”。内田能再次出任外相,应与他九一八事变表现不无关系。

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地理、风土人情等各方面进行广泛调查,为日本侵华和关东军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大量的情报。九一八事变前后,满铁更是积极地为关东军提供各种情报。据满铁自己记载,1930年满铁提供情报10948件,1931年为18617件。^①1932年,满铁发给满铁72个火车站站长、事务主任各种“密探派遣费”、“密探费”2492.80元,其中最多者120元,最少者6.1元。^②在谈到提供情报这一点上,满铁不无得意地说:满铁为关东军“全力以赴地提供了大量有关满洲的各种富有真知灼见的资料”。^③

3. 在附属地内组建“自卫团”。早在1928年6月,满铁铁岭事务所就在新台子组建自卫团。1931年8、9月,大石桥、长春又先后建起自卫团。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因满铁“附属地或其他会社设施,稍一疏忽”,就将受到中国抗日志士的袭击,搞得附属地内的日本侵略者夜不安枕,十分狼狈。故驻在附属地的会社代表,“在时局后援会的领导下”,“组建了自卫团,努力保卫警备设施,一心一意地配合军警的攻防,维持附属地的安宁和秩序”。^④

4. 接收东北各铁路。九一八事变后,满铁在关东军指使下,先后接收沈海、吉长、吉敦、吉海、奉山、四洮、洮昂、洮索、齐克、呼海等铁路,还派人协助关东军组成沈海铁路保安维持会,恢复沈海铁路的运输,控制伪东北交通委员会等。伪满洲国成立后,满铁与伪满洲国签订《满洲国铁道借款及委托经营契约》(1933年2月9日)等一系列条约和文件,终于实现其垄断中国东北全部铁路的目的。

①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编》,第373页。

②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编》,第113—115页。

③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编》,第403页。

④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编》,第403页。

5. 参与控制东北各地地方政权。1931年11月1日,关东军拼凑了一个“自治指导部”,用于控制地方政权。“自治指导部”部长虽为汉奸于冲汉,但实权却操纵在以满铁为主的日本顾问手中。时“自治指导部”中日本人多达200多人,多为满铁成员、青年联盟和大雄峰会成员,这些人控制了该部顾问、各部部长和部员之职。^①“自治指导部”向满铁沿线21个县派遣了指导员(多为满铁人员),后这些人大都成为伪县公署的“参事官”(后为副县长),控制各县实权。

6. 进行法西斯反动宣传。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满铁即派人前往各地进行法西斯反动宣传。派往国内的宣传班先后在东京、大阪、北海道等48个城市进行法西斯反动宣传。派往国外的宣传班先后在上海、纽约、巴黎等各大城市进行法西斯反动宣传。为了更好地进行法西斯反动宣传,满铁还先后出版、发行了《满蒙の产业》、《满洲写真帖》、《满蒙と满铁》、《满洲と满铁》、《满洲と日本》、《满洲概观》等反动刊物;制作并发行了《满蒙破邪行》、《辽西の扫匪》、《本庄将军の凯旋》等60多部200多集反动电影。其中有声电影《满洲国全貌》还配上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等字幕,发往国外。满洲青年联盟还于9月19、20两日接连在大连召开“非常时期在满日本人大会”,并派出14名代表,分成5个班(即中央班、九州班、中国四国班、关西班、东北班)返回日本进行法西斯反动宣传。东北班的美坂扩三为使“仙台市民”在关东军法西斯行为面前能够“觉醒”,竟不惜在讲坛上剖腹自杀。

此外,满铁还“竭尽全力为去北满、热河进行圣战的”日军“提

^① 如“自治指导部”部长、顾问、各部部长和部员共16人,除2人是中国人外(部长于冲汉、自治训练所陈静远),其余均为日本人。而两名顾问、总务部长、社会部长、调查部长和自治训练所前任官员均为大雄峰会或其他满铁人员。

供宿营、休养等各种方便,联系休息地,使人马得到很好的休养整补”。“以满腔热情和感激之心慰问和迎送军队,以实际行动鼓舞”日军的“士气,组织召开慰灵祭祀,招魂仪式以及修建忠魂碑,悼念阵亡将士之英灵,或者直接参加‘剿匪’”。“或者冒着传染病毒的危险,治疗军马,努力防治畜疫,把病床供给军队卫生班,并主动担负起看护和治疗伤病员的任务”,“在救护和医疗方面尽心竭力”。“根据军队的要求,收买提供军用地,建筑和补修军用公路,便于军队机动作战和保卫附属地,还派遣电影放映队,帮助镇抚投降的土匪,统筹现地机关等”。^①

九一八事变期间,在满铁3.9万多名社员当中,因九一八事变而“立功”者竟达22254人,占社员总数的57%,其中99%都是日本人,余者为朝鲜人。按日本陆军规定,满铁“立功”者均按现役军人办理。这样在满铁立功人员中,将官级有30人(日本人29人、非日本人1人),佐官级220人(均为日本人),尉官级634人(日本人631人、非日本人3人),下士官4594人(日本人4547人、非日本人47人),士兵16776人(日本人10457、非日本人6319)。^②由此可见满铁在“九一八”事变中作用之大(见表4)。

表4:“九一八”事变期间,满铁“立功”人员情况表

立功原因	国别		计
	日本人	非日本人	
直接参加战争	462	78	540
担任军队向导和翻译	101	12	113
负责军事运输(社线内)	3438	2454	5892

①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编》,第403页。

② 《满洲事变と满铁》,第535页。

立功原因	国别		计
	日本人	非日本人	
派往社外线	3243	841	4084
派往军部	161	3	164
派往自治指导部	82	1	83
派往伪满洲国(含协和会)	97	5	102
警备	3502	730	4232
军用物品供给和改修	1984	1019	3003
对死伤病兵进行医疗和处理	77	3	80
参加医疗班	271	13	284
负责人马防疫	9		9
负责报导宣传	15	1	16
负责与关东军联系及收集情报	153	14	167
负责协助军事行动	994	55	1049
其他事务	1295	1141	2436
合计	15884	6370	22254

(资料来源:《满洲事变と满铁》,第533—534页)

九一八事变期间,满铁还因九一八事变而支出大量经费。据记载,1931年度满铁支出事变经费430.26万元,1932年度支出事变经费576.59万元,并透支1933年度事变经费158.37万元。^①

这里还应指出的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但满铁本社参加了

① [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243页;《“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编》,第453页。

九一八事变,满铁的一些关系会社也参加了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5月,据满铁自己统计,国际运输株式会社出动122人、南满洲电气株式会社出动39人、东亚劝业株式会社出动14人、满鲜坑木株式会社出动5人、溪碱铁路公所出动26人、营口水道电气株式会社出动33人。^①他们或从事“汽车司机”、“翻译向导”,或“从事军需品、食品及其他运送工作”,“情报搜集或调查”,或为日军“出发、到达安排住宿以及其他方面给予照料者”,或为日军“搬运弹药及其他军需品,直接支援军事行动者”,或“作为义勇团员而活动”,在九一八事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上面提到的修复铁路、桥梁和修建公路等活动其实就是满铁关系会社东亚土木企业株式会社进行的。与此同时,国际运输株式会社、大连汽船株式会社、溪碱铁路公所、南满洲电气株式会社、营口水道电气株式会社、南满洲瓦斯株式会社、东亚劝业株式会社、满洲日报社、汤岗子温泉株式会社、哈尔滨土地建物株式会社、株式会社辽东旅馆、满洲市场株式会社等满铁关系会社还因九一八事变支出各种经费489073日元,其中支出最多的是南满洲电气株式会社240284日元,支出最少的是汤岗子温泉株式会社1071日元。^②上述这些关系会社都是满铁控股会社,故这些会社派人参加九一八事变应是在满铁授意、同意或支持下进行的,而这些会社在九一八事变后向满铁要求论功“行赏”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③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满铁在九一八期间,在协助关东军发动侵略战争这一点上确实发挥了重大的、甚至是巨大的作用。满铁

① 据《“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编》第399—400页数据进行统计。

② 《满洲事变と满铁》,第551页。

③ 有关满铁关系会社向满铁要求论功“行赏”和满铁准备对其论功“行赏”一事,可参见《“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编》第396—404页。

的加入,不但大大支持了关东军的侵略战争,而且大大加速了关东军的“胜利”;如果没有满铁的支持,关东军的侵略战争将会变得旷日持久,甚至难以进行。

九一八期间,由于蒋介石“绝对抱不抵抗主义”,战争的结局似乎是早已经决定了,但关东军有没有能力拿到这个“胜利”结局,却还是另外一回事。从当时情况来看,只有一万数百人的关东军和4000余人的驻朝日军要想在经费短缺、交通不便的状态下徒步转战在几千公里长的战线上,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满铁的加入,恰恰帮助关东军解决了这两个重大的难题。故满铁的加入虽对战争的结局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但却大大加速了战争的进程,即加速了关东军的“胜利”和东北军的失败,这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郭铁,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刘兵)